



时间的转盘书系

亲历历史



草皮书

蓝黛 / 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

Lost Boy Ate Spider

115/5



* T279311 *

为转世书系

亲历历史 草皮书

蓝黛/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亲历历史草皮书/蓝黛编著. -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4.1

ISBN 7-104-01871-9/I · 759

I. 亲… II. 蓝… III. 回忆录-作品集-世界 IV. I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8245 号

丛书策划: 艾 东 郭媛媛

丛书执行: 郭媛媛

责任编辑: 郭媛媛

责任印制: 冯志强

装帧设计: 夜行动物工作室

责任发行: 沈德军 刘支京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 100086

电 话: 62110553 62127285

传 真: 62127285

电子信箱: fxb@xj.sina.net

印 刷: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0 1/24

字 数: 240 千字

印 张: 11.1

印 数: 1 - 10 000

版 次: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104-01871-9/I · 759

定 价: 25.80 元



蓝黛，60年代出生于贵州凯里，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学硕士，现居北京，系儿童教育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人类最生动的风景

从古希腊到今天,人类史上的喜乐悲伤几乎都囊括在我们的教科书里了。然而不得不说明的是,这些留存在教科书里的史实,都无不因其冷漠、庄严和宏大的叙述给每一个阅读者带来了枯燥的折磨,以致人们渴望阅读的心情远不如渴望遗忘来得坚定。就像布罗代尔所说的一样,它们构成了我们对于遥远往事追溯中一道最为失败的景色。

值得庆幸的是除了那些坐在故纸堆中翻阅教科书的衮衮诸公,还有一些亲历者、目击者和热爱历史的后来者——他们中有学者、作家、平民;有记者、将军与士兵。就是这一群人凭借着他们手中的一枝笔,凭借着他们亲切、简约、机警的文字,书写了一个个撼人心魄的瞬间,使我们在典籍文化的夹缝中看到了人类历史另一副生动的风景,另一张鲜活的面容。

阅读这些文字,就成了我们一段惊喜的旅程,一次温暖的访问,并让历史和现在同行。

编者

目 录

雅典的瘟疫/1
〔古希腊〕修昔底德

罗马城大火/3
〔古罗马〕塔西佗

维苏威火山喷发/5
〔古罗马〕普林尼

黑死病/10
〔英国〕克莱顿

克勒西战役/13
〔法国〕佛鲁萨尔

瓦特农民起义/17
〔英国〕弗莫扎特

攻占君士坦丁堡/26
〔英国〕吉本

处决路易十六/31
〔法国〕德弗蒙

拿破仑的葬礼/33

〔法国〕雨果

伦敦的娼妓/39

〔法国〕特里斯坦

林肯总统被刺/42

〔美国〕惠特曼

对巴黎公社的镇压/45

〔英国〕福布斯

恩图曼之战/49

〔英国〕丘吉尔

旧金山大地震/54

〔美国〕杰克·伦敦

达豪人体实验丑闻/57

〔德国〕弗朗娅·布莱哈

曼杰利什塔姆被捕记/61

〔前苏联〕娜德兹达

我在韦斯前线受伤/62

〔英国〕乔治·奥威尔

刺杀斐迪南大公/64

〔南斯拉夫〕杰夫蒂克

震撼世界的十天/67

〔美国〕里德

《凡尔赛条约》的签订/77

〔法国〕尼科尔森

伟大的时刻/80

〔奥地利〕茨威格

印度的非暴力抵抗/94

〔英国〕米勒

国会大厦失火案/97

〔德国〕德尔曼

南京大屠杀/100

〔英国〕田伯烈

德军炸毁格尔尼卡/108

〔西班牙〕蒙克

柏林的陷落/111

〔德国〕克劳斯·弗尔曼

处决纳粹战犯/115

〔美国〕金斯伯里·史密斯

在列宁格勒被包围的日子里/121

〔前苏联〕亚历山大·法捷耶夫

偷袭珍珠港/123

〔日本〕渊田美津雄

占领下的巴黎/135

〔法国〕萨特

贝利亚的政变以及他的灭亡/147

〔美国〕索尔兹伯里

兵败中途岛/153

〔美国〕普兰奇

水门事件随感/163
〔美国〕理查德·尼克松

广岛的灾难/169
〔美国〕赫西

埃及政变/191
〔埃及〕萨达特

最长的一天/196
〔英国〕瑞安

西贡政变记/226
〔美国〕霍尔德斯塔姆

切尔诺贝利核爆炸事件/234
〔前苏联〕谢尔巴克

首次登上月球的人/247
〔美国〕阿姆斯特朗



雅典的瘟疫

〔古希腊〕修昔底德

修昔底德(公元前460~前400年),古希腊历史学家。著有长篇传记《雅典城邦志》,他所描述的这场瘟疫曾使雅典三分之二的居民命赴黄泉,后世的学者依据这篇描述将这场瘟疫判定为恶性伤寒。

这种病据说就是从比埃及更遥远的埃塞俄比亚开始流行的,随后蔓延到埃及和利比亚,并侵蚀希腊。它首先使雷埃夫斯市的居民遭受灾难,然后便突如其来地降临到了雅典城。

现在我要描述一下这场瘟疫确切的过程和它的各种症状,因为我是最有发言权的,我不仅亲眼目睹了这场可怕的灾难,而且我本人也染上了这种病,并差点为之送命。

那一年几乎没有其他疾病,假如有谁得病的话,那他们得的都是同一种病。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一个健康人的额头就会突然变得滚烫,双眼充血,咽喉和舌苔也就变得血红,嘴里还散发出一股腐烂的恶臭。

当病情发展到第二个阶段时,人们就会接连不断地打喷嚏,嗓音也变得嘶哑了,胸部很快也难受起来,使人爆发出一阵阵强烈地咳嗽。接着胃部也开始发难,无论吃什么都很快又被吐出来,并伴随着猛烈地胃痉挛,有些病人的胃痉挛会慢慢地平息,有些却会无休止地延续下去。

从外表上看,他们并不显得苍白,相反血色似乎好得出奇。逐渐地,他们皮肤上出现了斑疹,并开始溃疡。他们还受到内热的侵袭,就连最薄的亚麻布床革盖在身上也觉得难以忍受,只能整天光着身子躺在床板上,他们渴望浸泡在冷水里——事实上,一旦没人看护,他们自己便会一头扎进冷水池中——他们时时都感到干渴难熬,但不论喝多少水都无济于事。



他们还必须忍受坐卧不宁以及失眠的折磨,这种折磨简直无休无止。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内热出现的第7天到第9天便会死去,而那些生命力特别顽强的人在抵御住了内热的侵蚀后仍能在体内保存一些力量,但病魔紧接着就侵入了他们的大肠和小肠。严重的肠炎导致腹痛和腹泻,有些人由于腹泻造成的虚弱而毙命。最后,病症向人的四肢蔓延并危及外阴部,有些人虽然死里逃生,却因此而丧失了手脚的功能或性功能,也有些成了瞎子。在某些较为特殊的病例中,患者在痊愈后却突然丧失了记忆力甚至思维能力,他们无法辨认自己和周围的人……

最令人沮丧的是疾病剥夺了受害者的意志力,使他们屈服、绝望,最后丧失了抵抗的勇气。同时,由于缺乏隔离措施,人们在照顾病人的过程中很容易受到感染,患者急剧增加,人们像羊群一样大批地倒下……

即使瘟疫的阴影已经笼罩着雅典城,仍有成群结队的农民涌入城市,这些新来的人特别容易受到疾病的感染。由于没有足够的房屋供他们居住,农民们便在城里搭起了许多茅棚,又闷又热的盛夏加上可怕的疾病,使死亡的人数剧增。街道上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尸体以及被内热、腹痛折磨得翻来滚去的病人。

水池旁挤满了半死不活的人,他们渴望能喝上一口凉水。

神庙里也满是尸体,许多人是爬进神庙后死去的。

恐怖的疾病如此急速地降临到人们身上,使他们不再顾忌法律和一切神圣的东西,为保全生命不惜亵渎神灵。有关葬礼的所有习俗也已不再被人遵循,在一片混乱之中将死人草草掩埋已司空见惯。最后,火葬也被普遍采用,将死人堆在干草上焚毁,有些人找着死人抬着沿大街走时,遇到有人点燃火堆便扔下尸体一走了之。

(孟学雷 译)





罗马城大火

(古罗马)塔西佗

塔西佗(55~120年),古罗马文学家,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帝国兴盛与衰亡》等。该篇是对公元64年罗马城遭遇火灾的记述。虽然并非亲历,但有史家笔法,读来真切感强,令人震撼。

尼禄王现在要使罗马城看上去更像他最喜欢的居住地之一。他总是在大众场合大摆筵席,就仿佛这座城是他自己的家一样。但是他最挥霍奢侈也最声名狼藉的盛宴是由提格里纳斯主持操办的。为了避免太多地描述穷奢极侈,我只在此描述一二。

这次盛宴是在马库斯阿古里帕湖上一只巨大的木筏上举行的。许多船只引着这张大木筏。到处都是黄金和象牙的装饰品。桨手都是罪犯,他们按年龄和罪恶大小编排。提格里纳斯从异乡搜集了许多珍奇的鸟和动物,甚至还有海洋里的物产。码头上已经聚集了许多珠光宝气的贵夫人,而在贵夫人不远处的是一大群裸体的妓女,她们摆出种种不堪入目的姿势。

夜幕降临,木筏上发出的狂笑声和歌声回荡在岸边的树林和房屋周围,辉煌的灯光将天空映染得通红。尼禄王骄奢淫逸本来就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但他还要做超越所有人想像力的更堕落的事,几天之后,他就与一群自称为毕达哥拉斯派的无耻之徒举行了一次正式的结婚典礼。尼禄王在众目睽睽之下戴上了新娘的面纱。嫁妆、迎亲船、火炬、婚床,可以说简直应有尽有。即使一次真正自然的婚礼也该在夜晚进行,但他却扮成新娘在光天化日之下演示着不堪入目的把戏。

但是灾难却降临了。我们现在无法确证是由于偶然因素还是由于国王罪恶意念的唆使所致——这两种说法都有众多的支持者。现在,罗马城发生了它有史以来最可怕、最具毁坏力的大火。它是从大竞技场外一家出售易燃物品的



商店爆发出来的,由于风势猛烈,火便迅速蔓延,吞噬了整个竞技场。在竞技场附近没有什么障碍物能够阻止火势的蔓延,大火窜上那两座小山,接着就在罗马城里横行肆虐了。它挫败了一切企图阻挡扑灭它的行动。这座古老的城市街道弯曲、狭窄,房屋的排列也很不规则,这更助长了火势的迅猛发展。

在极度恐惧中尖声叫喊的女人,无人救援的老人和孩子,只顾自己逃命的人们,无私帮助别人的人,流浪汉和二流子——所有这些都加剧了混乱状态。人们只要抬起头,就会看见火焰正在他们左右狂舞,或者正紧跟在他们身后——甚至那些最偏僻的地区也卷入了大火之中。最后,人们简直无处藏身,只得纷纷奔向通往乡间的大路,有的干脆躺在农田里。不少人已经倾家荡产——连当天的食物也没有——虽然还有希望逃跑,但他们宁愿死去。还有些想死的人是因为他们未能救出自己所爱的人。已经没人再敢与火焰搏斗了,而那些趁火打劫的歹徒却将火把四处乱扔,他们甚至声称自己得到命令在城里放火,也许,他们确实得到过这样的命令,或者这只是他们为自己卑鄙的欲望寻找口实。

尼禄王这时在安提姆。当大火已经逼近他的那座坐落于米瑟纳斯花园和巴拉廷山之间的宫殿时,他才回到了罗马城。火势根本不可能控制了,它已燃遍巴拉廷小山,同时也包围了尼禄王的宫殿。不过,为了解救那些四处奔命的市民,他还是下令打开了玛尔斯广场以及阿格丽帕的政府建筑物,甚至还打开了他自己的那些花园,尼禄王设立了许多个救助站,向受伤或饥饿的公众提供治疗与食物。大量食品从奥斯底亚以及附近的城镇运到了罗马,谷物的价格很快降至不到四分之一塞斯特一磅。然而尽管这些措施很受欢迎,却没有受到人们的感激。因为到处流传着一种说法,即正当罗马城在焚烧的时候,尼禄王却在一个秘密的祭坛上将这场大灾难与古代的各种灾难相提并论,并咏唱着“特洛伊城的毁灭之歌”。

到了第六天,大火几乎已经将罗马城变成了废墟。最后,它终于在埃斯奎林山脚下熄灭了。但是就在人们的恐惧尚未平息,人们的希望尚未复苏之时,大火又一次熊熊燃烧起来了。它烧毁了在一片开阔地带上的神庙和游乐场,人们又一次以怀疑的口吻谈论起尼禄王的言行,他曾经野心勃勃他说要建立起一个新的城市,并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罗马城的14个街区中只有4个幸免于难。有3个完全成了焦土,另外7个也只剩下一堆堆瓦砾了。

(孟学雷 译)



维苏威火山喷发

(古罗马) 普林尼

普林尼(62~113年),古罗马散文家,为著名作家大普林尼的外甥及养子,本篇描写的这次火山喷发发生于公元79年8月24日,正是这场火山喷发,淹没了著名的庞贝古城。

我的舅父当时驻守在米塞努,他是一位很有主见的舰队指挥官。8月24日午后不久,我的母亲将远处一片巨大的、外表异乎寻常的云朵指给他看。那时他刚洗过冷水澡并吃了午餐,正继续他的写作。他让人取来鞋子,然后登上高处,以便于观察那片奇异的云。由于距离太远,无法看清那片云下面究竟是什么山(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座山叫维苏威)。那奇异的云朵像一棵伞状的松,升得很高,下半部像巨大的树冠,然后慢慢地向四周散布开去。它有些部分是黑色的,而另一些部分则是暗灰色的,我的舅父出于学者的天性立即想到应该去更近些的地方观测,所以他命人赶快去准备一条小舟,他还对我说,假如我想去的话可以跟他一块上船。我回答说我想继续做功课,因为那天他正好给了一些笔头作业要我完成。

正当他准备出发的时候,有人替丽克蒂娜捎来了一个口信。丽克蒂娜是塔斯克斯的妻子,他们家恰恰在山脚下,除了坐船从海上逃生,他们已无路可走。他们请求我的舅父派船去救人,舅父立刻改变了初衷。开始时他只是想进行一番研究,而结束时他却成一个英雄。他下令所部分战舰立即出发,而他自己也登上了指挥舰。他知道灾难已经发生,那一带的人口非常稠密,他要去援救丽克蒂娜和所有其他的人。不久,他就看见了顺着海岸撤离的大批人群,于是他改变了航向,朝最危险的区域行驶过去。他一边指挥舰队,一边记录了亲眼所见的一切,已经有灰尘落到船上,离岸



边越近,灰尘也越灼热,越浓密。终于他看见了从山上流淌下来的岩浆和浮石,它们席卷一切,毁灭一切,势不可当地冲到海边。船上的舵手看到这可怕的情景便建议立即返航,但被他拒绝了。他告诉舵手,幸运之神总是站在勇敢者一边的,他们还必须救出被困在斯但比的庞波尼那斯和其他的人。现在他们还必须驶过一个海湾(因为海岸在这里呈现出凹形的走势,而形成了一个海湾)。当时他尚未处于危险之中,而他却逼向正在逐渐扩展的危险区域。庞波尼那斯和其他等待救援的人终于上了船,舅父和已经吓坏了的庞波尼那斯紧紧拥抱,并且安慰了他。为了让他恢复信心,舅父命人将他带到洗澡间去。洗完澡后,庞波尼那斯休息了一会儿并开始用餐,不管真的也好,假装的也好,他这时已是兴致勃勃并充满勇气了。他现在惟一需要的就是风向快些改变,这样舰队就能驶离海岸了。然而风向并没有改变,我的舅父无法将船驶离斯但比港。

夜幕降临,他们在离海岸不远处一些房屋里安顿下来。从这里能清晰地看到维苏威火山到处燃烧着的熊熊烈火,刺眼的光火在深沉的夜色中显得格外壮观,我的舅父为了消除他的下属们的恐惧,就向他们解释说那些火光只不过是农民废弃了的空屋在燃烧,到了深夜,他自己才睡觉。由于他是个结实矮胖的男子,所以他打鼾的声音非常沉重,就连在他屋外的人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然而,这时屋外院子里已堆积起愈来愈厚的火山尘埃和浮石,假如再呆在屋里,也许就永远也出不来了。幸好他被卫兵唤醒,赶快走到屋外,并且找到了庞波尼那斯。他们争论究竟是呆在屋里还是让人们都到旷野上去。由于地面开始猛烈地震动,所有的建筑物都摇晃起来,好像随时会倒塌似的;但假如呆在室外,也有被掉下的浮石砸伤的危险,不过那些浮石都布满孔隙,分量也不算太重。在比较了各种危险之后,他们还是选择了后者,人们走出屋子后便将枕头或布匹顶在头上,以防止被浮石击伤。

黎明时分,其他地方的天色应该已经发白了,但这里依然笼罩在无尽的黑暗之中,像是有一张硕大无比的黑幔覆在空中,这是充满恐怖和毁灭的黑暗,而山上的火光和人们手中的火炬在充满尘埃的黑暗中划出一道道光芒。我的舅父来到海边,他希望能带领众人登船逃生,但狂风夹着巨浪依然向海岸扑来,任何船也无法驶离海岸。这时人们看他有些站立不稳,就拿一床单铺在地上并扶着他躺下。热浪和硫磺的气味一阵阵扑来,预示着熔岩和大火正在逼近。有些人开始沿着海岸奔逃,我的舅父挣扎着站起身来,他靠在两个士兵身上,但立刻又瘫倒下去了。我想这是由于火山灰使他窒息的缘故,他的气管原先就时常发病。当8月26日的白天来临时——他最后所看到的



白天是 24 日——人们发现了他的尸体，他安详地躺着，穿戴整齐，身上也没有任何伤痕，他更像是在安睡。

那时母亲和我仍在米塞努。舅父启程之后整个下午我都在读书，这正是我没跟随他去的原因，洗澡用餐后，我独自静静地思考了好一会儿。接下来几天里我们一直能感觉到大地的颤动，但并不怎么使人惊慌，因为在坎帕尼亚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但是那天晚上大地震颤得如此猛烈，屋子里所有的东西不止是在摇晃，而是几乎被翻倒，母亲冲进我房间时我也已经跳下床来，其实我正准备去唤醒她，我们坐在前院，这儿离大海很近。当时我不知是出于勇敢还是愚蠢（那时我只有 17 岁），竟然让人取来一本李维的集子并开始阅读，就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我甚至像以往那样不停地做摘录。这时我舅父的一位刚从西班牙归来不久的好朋友跑到我们面前，当他看见我们母子悠闲地坐着，而事实上我正在读书的时候，便将我们臭骂了一顿——他骂我是因为我的愚顽，而骂母亲则是因为她竟然允许我这样做。但是我依然专注地看我的书。

天破晓时，借着微弱的光我们看到周围的楼房正在不停地晃动，而我所在的庭院似乎太小了一点，假如楼房立即倾倒的话，我们完全可能真的被活埋。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最后终于离开了镇子。一大群惊恐万状的难民跟随着我们，他们永远只会遵照别人的决定行事（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恐惧看上去倒很谨慎），他们尽可能地聚集在一起，似乎在人群中危险会减轻一样。远离建筑群之后我们停了下来，因为新的危险又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无法控制那些带出来的车辆，即使用垫木或石块塞在车轮下，车子也在打滑，道路像撒了滑石粉一般，我们还看到大海像被什么东西吸干了似的，海水正急速地退去，海滩上留下了大量的鱼。在我们身后的天空出现了一大片使人惧怕的黑色的云团，它震颤着、裂变着，时而聚在一起，时而伸出长枝桠，显示出巨大的能量。

我们的那位西班牙来的朋友急切地对我们说：“如果你的舅父现在依然活着的话，他一定会要求你们赶快逃生的；如果他已经死了，也一定会希望你们能继续生存下去——为什么你们不赶快逃命呢？”我们回答说，只要尚未弄清他是死是活，我们不愿考虑自己的安全，我们的朋友没再多说什么，他急匆匆地走了。

没过多久，黑云就遮蔽住了卡普里岛，然后很快又将米塞努突出的海从我们的视线中抹去，黑云从天空垂落到地面。海面，像一堵横亘在大地间的高墙。



母亲哀求并命令我独自逃命——因为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也许能逃脱灾难，而她已经太老了，只要她不成为造成我死亡的原因，她就能在平静中迎接死亡。我不愿撒下她，所以紧紧地抓住她的手臂，强迫她走得快些。她万分不情愿地让了步，并一个劲地责怪自己拖累了我。这时，已经能感觉到火山灰在四处落下，虽然还并不十分稠密。我转身向后看了看，那黑云正像洪水般铺天盖地地向我们涌来。我说：“趁现在还能看得见，让我们离开大路，否则我们会在黑暗中被人撞倒或在混乱中失散，”我们走到路边空地，还没来得及坐下休息一会儿，黑暗便降临了，这不是那种乌云笼罩的阴天或无月的夜晚的黑暗，是仿佛被置身于一间密封的房子里而里面惟一的灯又被吹灭了的黑暗，这种黑暗令人窒息，你可以听见女人们的尖叫声，婴儿的嚎哭声和男人们的喊叫声。他们只能用声音来寻找自己的亲人。还有些人在诅咒自己的命运或为亲人的命运而祈祷，还有些人则大声说希望自己能尽快死去，因为他们已不愿再忍受折磨了，人们都提到了神，但他们十分清楚附近已不再有——神已经先走了，现在的黑暗仿佛是永恒的。有些好事之徒还要在危险中添加危险，他们叫嚷说米塞努已有一半崩塌了，另一半也已着火，虽然他们是凭空捏造的，但仍然有人相信他们。这时，尘埃中露出了一线光明，但我们都将它看成火焰正在逼近的预兆，然而事实上火焰离我们还很遥远，光亮不过是两股尘埃间留出的空隙罢了，紧接着四周又一片漆黑，火山灰又一次落下，这次简直像是倾盆大雨，我们不时站起身子并跳跃几下，否则用不了多久就会被火山灰埋住。我可以夸口说，在所有的危急关口面前我从没发出一声呻吟或恐惧的喊叫，但我必须承认，给我以安慰的是一种极为可怜的想法，就是我确信整个世界会随我一起灭亡，我仅仅只是世界灭亡中的一个最微小的生物。正是这种想法使我这个可怜虫摆脱了恐惧。

最后，浓重的黑暗开始稀薄起来，黑云渐渐地散开，日光终于使我和母亲辨认出了对方的脸，太阳隐约可见，像日食时那样昏暗。我们看见，大路上所有的车辆以及田野里的庄稼。树木都被盖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埃，察觉到危险已经过去，我们便回到了米塞努。在那里我们尽可能地清理出一些生活的必需品，接着便度过了一个充满焦虑的夜晚。我们在希望和恐惧之间徘徊，地震仍在持续，街上常有被吓破了胆的人在歇斯底里地尖叫、奔跑，当时我们无法知道危险是否会再度出现，但是母亲和我都不愿在得到舅父的消息之前再离开这个地方了。

当然，这些细节对于历史来说并不重要，你读到这些时也许不会加以